



從希望到失望：特朗普開給烏克蘭的空頭支票

-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特朗普出爾反爾

我並不是「逢侵必反」，而是盡量以事論事，事實上，我贊成特朗普某部份的政策，例如限制非法移民、打擊生育旅遊、防止美國科技外流、推動人工智能……等等，問題是：特朗普反覆無常的程度已經顛覆了我對政治運作的認知，我已經陷入了不知從何說起的迷惘地步。

前一陣子我撰寫了一篇文章，肯定特朗普對烏克蘭的支持。在今年7月8日安卡拉北約峰會上，特朗普通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美國將允許烏克蘭製造愛國者攔截飛彈，從而抵禦俄羅斯導彈的襲擊。但現在似乎這項承諾沒有落實，烏克蘭的愛國者防空導彈幾乎見底，難以抵禦俄羅斯密集的飛彈襲擊，但在烏克蘭生產愛國者還是遙遙無期。

7月30日，特朗普對《金融時報》表示他「不確定」是否會兌現讓基輔生產這種「非凡武器」的承諾。7月31日在馬里蘭州大衛營的內閣會議上，他直接說「我們並沒有同意這件事」，理由是「要非常小心讓別人來造」，「拿到這種技術的國家，有朝一日可能反過來對付你」。特朗普的反口令原先看似明確的生產許可重新陷入不確定狀態；美方官員其後表示談判仍在繼續，但短期內不會達成完整的聯合生產協議。

烏克蘭脆弱防空的窘境

過去一個月，俄羅斯對基輔發動了多次大規模襲擊，包括7月19日約40枚各型導彈及125架無人機的大規模攻擊。整個7月，俄羅斯合共向烏克蘭發射約381枚導彈。8月1日基輔遇襲後，澤連斯基說烏軍只擊落了一枚俄軍導彈，他將此歸因於愛國者攔截飛彈嚴重短缺。8月12日澤連斯基接受CNN訪問時說，目前烏克蘭獲得的愛國者飛彈數量大約只相當於美國庫存的1%；他表示若能拿到5%就足以撐過冬天，10%則可以攔下所有俄軍彈道導彈；今年烏克蘭獲得的攔截彈數量大約只有2025年的四成，而俄羅斯每月的彈道導彈數量是以前的兩倍。8月8日在貝爾格萊德，澤連斯基承認與美方有「每月供應」的協議，但直言「夠嗎？不夠。」特朗普的大反轉令烏克蘭在長期戰略上陷入困境。

伊朗戰爭抽乾了美國庫存

公平地說，特朗普自己也面對着庫存的困難，原因是伊朗戰爭消耗了美軍的大量彈藥。據估計，美軍在伊朗戰爭中可能消耗掉三分之二以上的愛國者攔截彈庫存。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級顧問馬克·坎西安（Mark Cancian）對自由歐洲電台表示，美國庫存已降到約800至900枚，而戰爭計劃人員不願跌破這個水平，因此「烏克蘭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別指望從美國拿到多少攔截彈，甚至一枚都拿不到」。他建議烏克蘭轉向仍在採用 S-300系統的國家求購蘇製導彈，並加強在發射前摧毀俄軍發射架。CNN在8月4日引述匿名官員報道，美方庫存已跌至「危險的低水平」，這與特朗普政府的公開保證形成對比，特朗普8月6日仍堅稱美國擁有「海量」彈藥。海灣盟友同樣在追問，若與伊朗繼續打下去、現有庫存耗盡，他們何時能補貨。

五角大樓一月宣布與洛馬簽訂七年框架，要把PAC-3 MSE年產量從約600枚提升到2,000枚；陸軍2027財年整體導彈採購預算申請約366億美元，遠高於2026財年約80億美元的支出計劃，但似乎這是遠水救不了近火。

烏克蘭的替代路徑

時任烏克蘭國防部長費多羅夫在7月向近四十個夥伴國發出緊急請求，希望它們先從現有庫存中調撥愛國者導彈，日後再用已簽約的未來產能歸還。烏克蘭已在德國支持下簽下數百枚PAC-2的合約，但交付要等到未來幾年。澤連斯基點名德國、波蘭和北歐國家為潛在供應方，但盟國普遍以「自己也沒有」推搪，波蘭國內更出現政治阻力。

烏克蘭正在其FREYJA防空反導項目下開發攔截飛彈，以減少對稀缺的美製PAC-3的依賴。該彈已完成受控飛行測試，但尚未展示可重複攔截彈道導彈的能力，相比作戰驗證成熟的美製系統仍屬未經證實。法意合製的SAMP/T自2023年起已在烏克蘭部署少量，其雷達與對高速目標的交戰邏輯有優勢，但對付經改裝的俄軍導彈的能力仍待實戰檢驗。8月14日澤連斯基在晚間講話中仍說：「這不容易，但這一切都會實現」，強調會繼續爭取防空系統與在烏生產的協議。8月22日，澤連斯基表示，馬克龍同意支持烏克蘭取得導彈生產所需的許可，法國會並與擁有愛國者防空系統的其他盟友進行溝通。

朝令夕改、一月三變

任何稍有常識的人都可以看得到，在短短兩個月內堂堂大國的總統竟然前後自相矛盾，這當然會影響美國的威信，更緊要的是，這是關係到烏克蘭的生死存亡，本來澤連斯基以為特朗普會雪中送炭，現在似乎再次變為一個虛假的希望。試想像以下的情景：一名癌症病人陷於瀕死邊緣，保險公司表示將會批准極其昂貴但效果顯著的治療方法，癌症病人

和家屬鬆了一口氣，以為夜盡露曙光，但幾個星期之後，保險公司卻推翻先前的承諾，這當然是對他們極其殘酷的身心折磨。兩者在法律上當然不可相提並論，我所比喻的是承諾突然被撤回時，接受一方所承受的巨大落差。

從前，美國是一個「品牌」，很多人信任美國，不單止是因為美國極其強大，而且相對來說信譽昭著，但現在這金漆招牌已經褪色。特朗普上任之後，隨即大幅度凍結、終止或者削減國家科學基金會、國家衛生研究院等科研組織的經費，筆者任教的大學原本在上屆政府時期已經得到了撥款，這包括了對學生的獎學金。在去年初，校方通知學生將會發放來自政府的獎學金，但一天之後，特朗普政府卻宣告取消，校方只能夠無奈和尷尬地通知學生這壞消息。我可以想像到學生的心情好像是過山車，一天之前歡天喜地，翌日便墮入谷底。

坦白說，這是極不負責任的做法，如果個人或者團體做出同樣的違約行為，便會承擔法律後果。但這是美國政府，我們毫無辦法！而過往人們相信政府一定會履行合約的假設，現在徹底粉碎！「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君無戲言」、「一言九鼎」、「一諾千金」、「人無信不立」、「言必信，行必果」，這些都是基本的做人處世原則，筆者批評朝令夕改、一月三變的做法是合情合理的，然而，有些特朗普支持者卻說我的回應是「對人不對事」，認為我是「邪惡的真心膠」。

歷史中其他美國總統的反覆

為特朗普辯護的人可能會說：這是務實主義的表現，在歷史中其他美國總統也做過同樣的事情。不錯，以下是幾個經典案例：

1916年威爾遜競選連任的核心口號是「他讓我們遠離戰爭」（He kept us out of war）。1917年4月，他卻要求國會對德宣戰。戰爭結束後他提出十四點原則，主張民族自決，卻在巴黎和會上逐條讓步，例如最終他接受日本接收德國在山東的部分權益；韓國等殖民地民族提出的獨立訴求，也沒有得到實質支持。。

1964年約翰遜競選時他公開說：「我們不打算把美國男孩送到九千、一萬英里之外，去做亞洲男孩應該自己做的事。」然而，1965年他開始大規模投入地面部隊，最終駐越美軍超過五十萬，這被視為現代美國總統最嚴重的公開承諾背棄之一。

尼克遜的政治生涯建立在強硬反共立場之上，1972年他卻親赴北京，為中美建交鋪路。後來「尼克遜訪華」成為一種政治隱喻：只有立場一向強硬的政治人物，才可能有足夠政治本錢作出看似與過往立場矛盾的重大和解。

1980年列根承諾平衡聯邦預算，但任內留下當時和平時期最大的赤字。1981年大減稅後，1982年就簽署了TEFRA，這是美國史上規模最大的加稅法案之一。他反覆宣稱絕不與

恐怖分子談判，但後來被揭發暗中向伊朗出售武器，從而讓伊朗敦促黎巴嫩真主黨釋放扣押的美國人質，這就是著名的「伊朗門」事件。

1988年老布殊在共和黨大會上的宣示：「聽好我的話：不加新稅。」（Read my lips: no new taxes）不過，1990年他與民主黨國會達成預算協議，同意加稅。這一次食言被普遍視為他 1992 年敗選的重要因素之一。

2012年8月，奧巴馬劃下敘利亞化武「紅線」，聲稱若果敘利亞用化學武器攻擊平民，美國將會採取軍事行動。可是，2013年8月敘利亞向平民發動化武攻擊後，奧巴馬政府卻沒有動武，轉而接受俄羅斯提出的化武銷毀方案。

以上都是事實，但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以往總統的前後矛盾只是個別例子，而不是常態；但現在特朗普是朝令夕改、一月三變。第二，政治人物改變立場並不必然等於失信。真正需要考慮的是：情勢是否出現重大變化、政策轉向是否有清楚的戰略理由，以及政府是否在盟友已經據此規劃之後突然否定自己的公開承諾。例如威爾遜決定參戰，是因為德國恢復「無限制潛艇戰」，德國潛艇三番四次攻擊在有美國乘客的輪船，造成人命傷亡，還有德國意圖策動墨西哥去共同對付美國，令美國國內支持參戰的情緒迅速上升。至於在十四點和平方案中讓步，是因為其他國家並不願意追隨威爾遜的理念。

約翰遜決定夏令美軍直接介入越南戰爭，是因為南越軍隊無法獨力抵抗北越的威脅。尼克遜拉攏中國，是因為美軍在越南膠着，聯中抗蘇有助於美國扭轉冷戰的形勢。跟水門事件很不一樣，列根在伊朗門事件中並不是以權謀私，其動機是要營救人質。列根和老布殊加稅，是政府陷於財務困難的結果。奧巴馬沒有馬上對敘利亞動武，而是決定先尋求國會授權；在國會完成表決之前，美俄促成敘利亞交出已申報化武的外交方案，因此美國最終沒有必要發動原定的攻擊，這種改變其實是冷靜外交的表現。

戰略調整與即興外交的分別

讀者可能覺得以上的辯護過於輕描淡寫，當然，若果深掘下去，你會見到事情更加錯綜複雜，例如營救美國人質是列根政府在伊朗門事件中的重要動機之一，但當中涉及很多違規行為。但我的重點並不是深入分析以上的案例，而是要通過這些事件突顯出特朗普的空頭支票在性質和程度上跟以前根本不可以同日而語。至少在上述案例中，政策轉向大多有清楚可辨的外部情勢變化或戰略考量，與特朗普在短短數星期內公開承諾、隨即又否認已作出承諾的情況，仍有重要差別。在我看來，特朗普的反覆無常反映了其高度即興和個人化的決策風格，這一點我曾在其他文章中詳細討論。

坦白說，以後我再不敢輕易讚揚特朗普的「善政」，沒有人會知道一天之後他會否又來一次「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

〈從希望到失望：特朗普開給烏克蘭的空頭支票〉

2026年8月22日

原載於澳洲《同路人》雜誌

[更多資訊](#)